

審查副教授資格  
人文社會類科  
參考著作(四)

著作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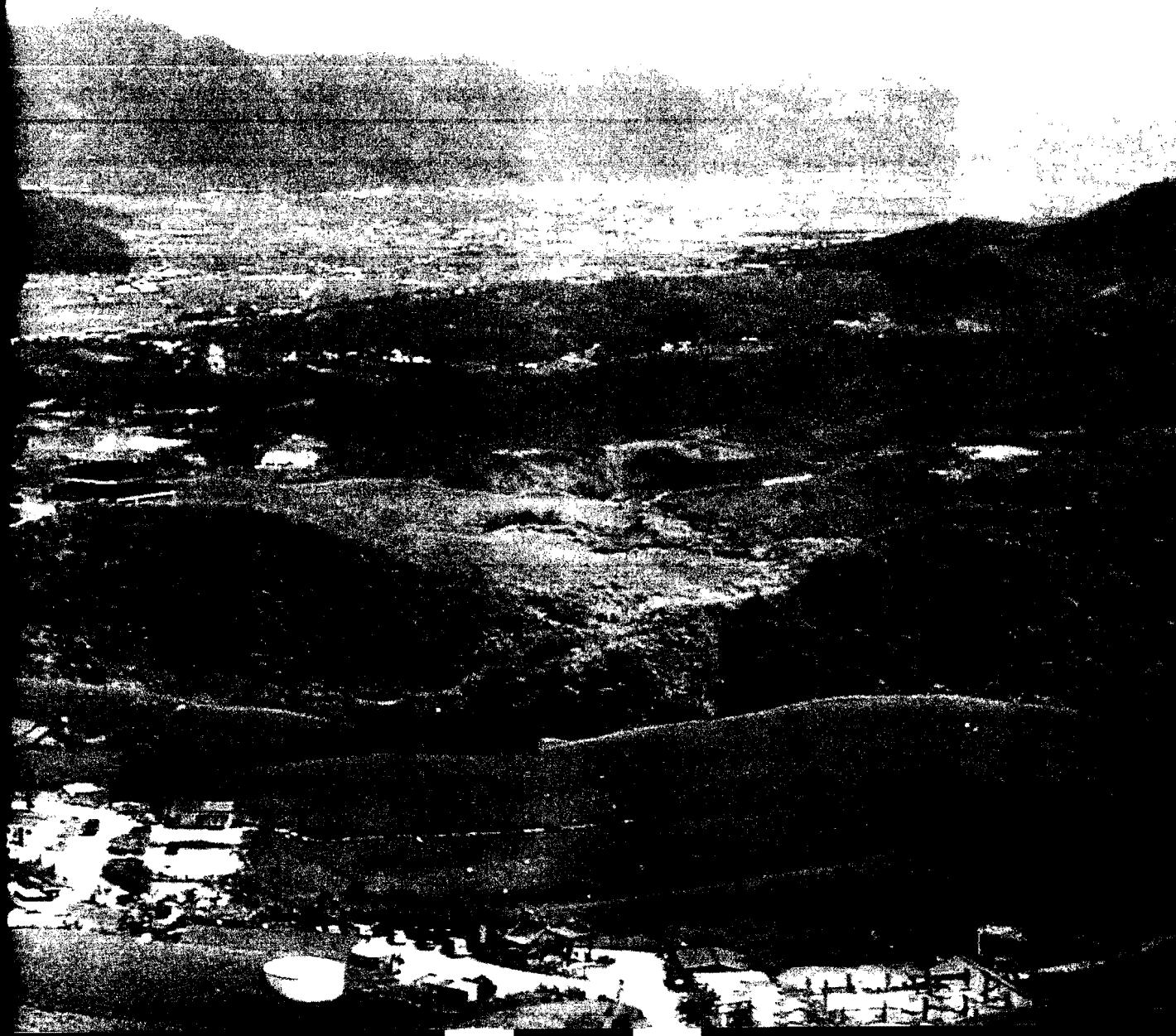
〈當代台灣女性作家殖民史書寫——論《風前塵埃》的「帝國」  
創傷記憶〉

花蓮縣文化局：《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pp.243-260、2009  
年12月出版

# 第五屆

# 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THE 5TH CONFERENCE ON HUALIEN LITERATURE



## 目 錄

---

- 高于雯 ■ 特約討論人：沈乃慧
- 159 展現花蓮：作品、舞台與搭建者
- 鍾淑敏 ■ 特約討論人：張季琳
- 175 日治時期阿美族群起源敘事中的撒奇萊雅族
- 劉秀美 ■ 特約討論人：董恕明
- 193 帝國之眼與殖民地再現：以野上彌生子台灣紀行文為例
- 曾馨霽 ■ 特約討論人：蕭鳳嫻
- 215 處女守閨的原始時代？論日人漢文書寫所反映的花東印象（1895-1945）
- 江寶釵 ■ 特約討論人：顏嵐陽
- 243 當代台灣女性作家殖民史書寫—論《風前塵埃》的「帝國」創傷記憶
- 李文茹 ■ 特約討論人：江寶釵
- 261 花蓮文學傳播的結構困境與挑戰
- 須文蔚 ■ 特約討論人：陳俊榮
- 281 作家現聲
- 葉日松·王文進·陳列·廖鴻基·吳明益

## 目錄

---

### 專題演講：奇萊書前後

□楊 牧

001 文化翻譯與意象的轉變——以楊牧日譯詩集為中心

□高嘉勵 ■特約討論人：陳芳明

017 論陳黎作品中的誇示性和祭典性

□上田哲二 ■特約討論人：李進益

037 陳義芝詩語言由「變形」至「對應」的技巧轉化

□張梅芳 ■特約討論人：賴芳伶

057 鋪衍與回音——試論葉日松的縱谷地景書寫

□邱如君 ■特約討論人：劉惠萍

075 王禎和小說精神內涵之特殊性——兼論其筆下的台灣社會人物圖像

□蘇敏逸 ■特約討論人：郝譽翔

099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一九〇年代以降花蓮鄉土小說的書寫樣貌

□陳惠齡 ■特約討論人：吳明益

123 在地感，全球觀——顏崑陽及其花蓮書寫：以散文為例

□王文仁 ■特約討論人：林淇瀆

145 記憶與現實的雙軌接縫——試論林宜濃的花蓮書寫

# 當代台灣女性作家殖民史書寫

## 論《風前塵埃》的「帝國」創傷記憶

李文茹\*

### 摘要

施叔青曾表示「台灣三部曲」是「以家族史為主幹」，用「小說為台灣立傳」，而描寫日本女性尋根之旅的《風前塵埃》(時報文化、2008)是施叔青繼「台灣三部曲」《行過洛津》(時報文化、2003)之後的第二部作品。這部作品特色可說是將舞台放在東台灣，透過曾參與參與太魯閣之役的「帝國」家族三代女性來書寫台灣/日本共同譜出的殖民歷史記憶。作品在描述當代日人女性尋根之旅的過程中，將時間、地點反覆來回於現代與過去、東台灣花蓮、日本之間，也因此織譜出更立體的「台日關係」。整篇作品可以說是，搖擺在史實與虛構之間，並以男性的缺席為基調，透過女性來為描寫歷史、記憶。本論文將透過性別論述，來分析作品如何描寫「帝國」的創傷記憶後，再透過施叔青的例子，來嘗試提出當代台灣女性作家歷史再書寫的可能/不可能性。

---

\*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助理教授。

關鍵字：歷史創傷、太魯閣族、殖民、後殖民

在眾多殖民·後殖民文學中，即使對於被殖民者有著豐富的想像，但對於殖民者，很多時後都將焦點侷限在「殖民者=加害者」的角度。「殖民者=日本人=加害者/被殖民者=台灣人=受害者」的單純二分法，在曾是舊殖民地的台灣，有形、無形地釀成台灣「被殖民想像共同體」的形成。戰後日本舊殖民地政體解散。但即使如此，無法被單純地分類到「殖民/被殖民」的族群，例如在台灣出生或是戰後被遣返回日本的「灣生」/在日台灣人等，這些失去「原鄉」族群的戰後記憶，很多時候在台灣「抗日史觀」的背景與言論控制下被隱藏起來，且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被淡忘。

近年來，在日本、台灣的文學創作或報導文學中，描寫舊殖民地經驗者在戰後日本/台灣社會的作品開始出現。<sup>1</sup>以日本「灣生」女性尋根過程來嘗試重寫台灣史的《風前塵埃》(時報文化、2008)也是其中之一，而該文本最大特色是以「非我族類的國」的女性為主角。

《風前塵埃》是施叔青繼「台灣三部曲」《行過洛津》之後的第二作。「台灣三部曲」以「三個不同的政權統治時期來畫分」，且「不因循傳統大河小說的形式」而是「以家族史為主幹」<sup>2</sup>來為台灣立傳。第一部《行過洛津》(時報文化、2003)是以泉州七子戲班旦角的生平為主軸，描寫嘉慶年間在鹿港(舊名：洛津)漢移民社會的形成與興衰。而《風前塵埃》以歷史事件的「太魯閣之役」<sup>3</sup>為背景，透過穿插史實與虛構寫出在花東地區曾參與台灣殖民統治的日本人及其後代與原住民(阿美族、太魯閣族)、漢民族之間所譜出的歷史故事，來描寫當代日本女性如何填補「空白」的家族記憶。而整篇作品搖擺在史實與虛構之間，並以男性的缺席為基調，透過女性來為描寫歷史、記憶。本論文將透過性別論述，來分析作品如何描寫「帝國」的創傷記憶後，再透過施叔青為例，嘗試提出當代台灣女性作家歷史再書寫的可能/不可能性。

## 一、施叔青與「花蓮」/「日本」

2003年施叔青受聘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來到花蓮這個「在日本人據台後推行的「日化東部」政策下，成為台灣殖民色彩最為濃厚的城市」中，她「意外的找到了(注：「台灣三

<sup>1</sup> 關於戰後的在日台灣人的情況與心境，可參考邱永漢「密入國手記」(收錄於《邱永漢 短篇小說傑作集 見えない国境線》1993日本：新潮社)。而關於在台日本人，以戰後的霧社事件書寫為例，當中很多口述歷史、小說、漫畫、電影等文本往往將焦點放在反抗日本的族群，但曾經歷霧社事件的日本家族戰後在台灣的生活則很少被提及。相關文本目前可參閱《故国はるか 台湾霧社に残された日本人》(下山操子著、柳本通彦譯 1999日本：草風館)、《霧社の花嫁 戦後も台湾に留まって》(杉本朋美 2005日本：草風館)、《流與轉 山下爺爺的故事》(下山操子 2008 東海大學日文系「山」企畫團隊編)等。

<sup>2</sup> 施叔青、〈長篇有如長期抗戰〉、〈文訊〉、2006：51

<sup>3</sup> 日軍於殖民地時期對太魯閣族進行的鎮壓，史學家與文化工作者依照發生時期、鎮壓方式等有著見解的不同，有的稱為「太魯閣戰役」或「太魯閣之役」、「太魯閣事件」等。詳細請參考《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德魯固文化發展協會、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2001)。本編沿襲《風前塵埃》使用「太魯閣之役」。

部曲」)第二部題材」。<sup>4</sup>而由於《風前塵埃》的時間舞台橫跨日治時期到當代，特別對於日治時期的描寫，施叔青曾說道，書寫前曾「蒐集閱讀種種史籍論述」，希望能「從中獲得啟發，熟悉日治時期的社會民情，飲食舟車，揣摩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心境，兩種文化衝突之下的適應消長，把這些認識反芻消化後，才有可能動筆創作。」<sup>5</sup>

除了跨時代的描寫外，對作家來說，塑造「非我族類的國」的角色，也是個考驗。特別就作家施叔青出生於1945年的鹿港來看，至少有兩個點必須克服的挑戰。就舞台背景來說，台灣東、西部無論是歷史、人文、族群、自然景觀等方面皆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有需要描繪出異於西部平原（高度漢文化發展的平地）的東部歷史。就作家所經歷的社會歷史經驗來看，特別是對於「日本」的「熟悉」與「陌生」，也會影響作品的史觀。以下將就這二點詳論。

同樣是經歷日治時期的鹿港與花蓮，因為有著不同的漢文化背景，所呈現出來的「殖民色彩」，也有很大的差異。鹿港的開發可追溯到明朝，早在日治時期殖民文化進入之前，漢文化圈早已奠定發展基礎，所以外來文化、建設不易入植深根。<sup>6</sup>相對之下，1897~1909年原隸屬於台東廳的管轄，1909年10月開始從台東廳被劃分出來，成為台灣12廳當中的「花蓮港廳」這個向來被認為是「化外之民」所在的「後山」建設始於日治時。與鹿港不同，花蓮的「漢文化」並未發展出足以對抗日本文化移值的力量。關於這點，例如出生於1924年的花蓮吉野移民村的「灣生」山口政治曾提到，東台灣日治時期並未發展出民族運動的理由。也因此作家需要透過文獻來「揣摩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心境，兩種文化衝突之下的適應消長」。<sup>7</sup>

此外，「日本」與作家的社會歷史經驗間的關係，也是不容忽視。

由於婚姻帶來的生活經驗，而且有心為中文說另闢蹊徑，我嘗試中文作家筆較少涉獵的領域——書寫非我族類的國人士。置身香港華洋雜處的社會，描寫英國殖民者，對我而言並非難事，這一次同樣黃皮膚的日本人，卻碰到挑戰。我雖然是戰後出生，但生長在哈日情節的台灣，自以為對日本人並不陌生，然而，我才發現自己並沒有那麼懂得他們，很難走進日本人的內心世界。

<sup>4</sup> 施叔青〈長篇有如長期抗戰〉《文訊》247期2006：52

<sup>5</sup> 同上

<sup>6</sup> 關於鹿港與《行過洛津》的關係，〈地裡環境的歷史書寫：從地貌及聚落空間解讀《行過洛津》〉（李紫琳、《東華中國文學研究》4、2006）有詳細的論述。

<sup>7</sup> 山口政治是出生於1924年的花蓮吉野移民村的「灣生」。他曾提到基於以下因素，東台灣於日治時期並未發展出民族運動的理由如下：1.人口稀少、2.與西部不同，東部漢、原住民族與日本人口構成比率平衡，因此進行開發時，三個民族必須協力參與、3.社會由小家族構成、4.開發度低且貧窮，與西部隔離接受刺激少、5.日本人平定治安率先改善工作生活環境、6.沒有工業為中心的第二產業，農民階級尚未分化自耕農多、7.再度移民者對於民族運動較不關心。（山口政治、《東台灣開發史—花蓮港とタロコ—》、日本：中日產經資訊、1999：326-327）



(《風前塵埃》p. 263、粗體來自引用者。以下同。)

施叔青對於「日本」的「熟悉」與「陌生」絕非偶然。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權結束至今雖已歷經 60 年以上，但日治時期建築物或是日語世代耆老們的「懷日」情結，與當下日本企業、流行生活飲食文化等對台灣的影響所造成的「哈日」現象，都使得台灣當代社會對於「日本」感到「熟悉」。但同時不可漠視的是從二戰結束後到「哈日」與「懷日」風潮／情結形成為止間的時間「斷層」。而這點也關係到作家施叔青個人的社會歷史經驗。

以 90 年代為中心，在戒嚴時期結束之前與之後，台灣社會對於「日本」的情結有顯著的差異。「光復」後，國民黨「八年對日抗戰」史觀逐漸地被政治性的、策略性地滲透到台灣公共輿論中。1947 年宣告實施戒嚴令後，言論自由更加受到限制，再加上「去奴化／殖民化」的政治宣導，日語的書寫、使用不僅成了禁忌，且與「國民黨抗日史」觀背道而馳的「日本」相關言論都被迫封口。1972 年與日本斷交後，「抗日」意識形態更是達到高潮。這些原因都使得 4、50 年代出生的世代所接受的歷史教育，與國民黨的抗日史觀有著緊密關係。施叔青對於對於日本所感到「陌生」的原因之一，或許是來自於此。<sup>8</sup>

戰前接受高等教育或是留學日本的高級知識份子再度登上台灣社會舞台，則要等到戒嚴令解除、李登輝當選為總統的 90 年代之後。<sup>9</sup>特別是 90 年代後半期開始，日本流行文化逐漸吸引台灣新生代的注目，高等教育體系也開始大量增設日文系所，「懷日」情結的言論與「哈日族」現象就出來。此外，近年來多元文化意識高漲，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關注，促使台日雙方為了彌補對於日語世代的「陌生」，積極透過訪談日語世代耆老，來建構各族文化的現象。<sup>10</sup>

上述的社會現象與施叔青對於「日本」同時感到「熟悉」又「陌生」的心境，是無法分開而談吧。前者指的是盛行於 90 年後之後台灣社會對於日本文化的「熟悉」，但在此同時，作家本身的社會歷史經驗中對於日本感到「陌生」的部分，也不可漠視詩。因此施叔青提到「很難走進日本人的內心世界」這句話，指的除了在書寫日本本土文化時所遇到的困難之外，同時也是暗示，在出生於 45 年的施叔青的社會歷史記憶中，戰前曾是

<sup>8</sup> 對於建設於日治時期結構體的破壞與去除，也是在台日斷交之後更徹底地實施。

<sup>9</sup> 關於在台灣的「日本論」，可參考〈台灣の日本研究〉(川島真、日本：《アジア遊学》48、2003：164-169) 台灣各大學紛紛設立日文相關系所也是在 90 年代之後，在那之前國立大學中有日文相關科系的只有政治大學的「東方語文學系」。台日關係與高等教育體制、文學研究等的關係，可參考川口隆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インフラ整備、あるいは越境と交渉をめぐる覚書〉(日本：《日本近代文学》77、2007)。

<sup>10</sup> 90 年代前後開始呈現對於台灣人對日本情結，這時期的作品中，《多桑》(吳念真：1994) 是代表性的例子之一。關於原住民，因為早期史料記載多為日文，且在台灣國語政策的實施之下，原住民耆老與後代之間的語言隔閡造成世代間記憶傳承的問題，近年來台日學者以日文近行訪談的研究成果逐漸在累積當中，這與早期以中文對原住民進行訪談的內容上，有著很大的差異。畢竟族語或日語才是更多耆老熟悉的語言。

「日本人」的漢、原住民族耆老的記憶，也是「缺席」的吧。<sup>11</sup>

接下來將透過性別分析，來探討對「日本」抱持著既「陌生」又「熟悉」的施叔青，如何透過「殖民者」女性的立場，來看待日治時期的歷史定義。

## 二、帝國武士的失敗之一：佐久間左馬太與太魯閣之役

《風前塵埃》中的佐久間左馬太是台灣總督府第五代總督，也是策畫討伐太魯閣族的主要人物；而橫山新藏則是「太魯閣戰役」時，從吉野日本移民村被調到立霧山的巡警。作品中，佐久間左馬太晚年對於殖民統治、對太魯閣部落討伐的反思，可說是譜成了整篇作品的基調，再加上橫山新藏與原住民男性之間的關係、片段性的霧社事件描寫等，更是為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作了歷史性的價值判斷。本章節首先將焦點放在佐久間左馬太與太魯閣部族戰役的書寫上，來探討作品中的殖民史觀。

《風前塵埃》中，佐久間代表的是領台後，總督府長期對於太魯閣部族的征討，這也是理蕃事業中最艱辛的部分。曾在 1874 年日本出兵台灣攻打牡丹社時，以「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參謀」身分參戰攻打排灣族，獲得勝利後被稱為「生蕃剋星」的佐久間，從 1906 年 4 月起到 1915 年 5 月為止，擔任台灣總督府第五任武官總督共九年。任期間，除了在台的近代化建設，如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台北城內自來水、下水道工程、台北州廳、新公園、博物館等之外，在 1906~1909 年間，共對原住民進行 18 次征討，1910~1914 年實施「五年理蕃計畫」（「五力年繼續ノ理蕃事業」），來進行對於原住民的軍事鎮壓。台灣總督府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活動也主要在這時期完成，其中也包含對於太魯閣族群所進行計畫性的軍事討伐。而關於「太魯閣抗日戰役」一詞，太魯閣族出身的李紀順曾提過，這是專指 1914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13 日的總督府軍事行動，而「太魯閣事件」泛指日本人主台灣直至「太魯閣抗日戰役」之前，日本人與太魯閣族的一切衝突，如新城事件（1896）、威里事件（1906）、七腳川事件（1908）等。<sup>12</sup>

關於「生蕃剋星」佐久間之死目前尚眾說紛紜。除了因病身故的說法之外，在太魯閣族口述歷史中也有表示是在討伐太魯閣族之時，被「被我們（太魯閣族）打死」<sup>13</sup>。

對於這樣的歷史人物，《風前塵埃》選擇描述晚年他在總督府官邸「輾轉病榻」時對自己人生的反思。「以對付官邸蟻害、趕盡殺絕的手段，來剿滅盤據立霧山上負隅頑抗的太魯閣蕃人」（43）的佐久間，「出身下級武士家庭，生逢日本受制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內遭封建的地方軍閥割據分裂」的國勢。在讚揚「立身出世主義」的時代，他「身不由己」

11 這點也反映在《風前塵埃》。代表漢民族的范姜義明的戰後，並未被書寫。作品中創造到日本尋找老照片的原住民角色，也是基於此所出現的現象。

12 李季順〈風雲太魯閣〉（收錄於《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 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德魯固文化發展協會·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2001：36）

13 《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 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中的葉保進、蔡勝利等報導人接提到此事。

地「把殖民地當作實驗的場所」，協助日本「稱霸東洋，雄視列強」。

對於佐久間故事部份的高潮，應該是在描寫年邁的他在夢中看到自己親自率兵迎戰「與日本官方纏鬥了整整十八年」的「蕃人將頭」哈鹿克·那威的部分。

平敦盛以往昔作戰的形姿出現，古笛伴奏的歌詠對吟唱重述過去一連串的戰鬥。在清醒與昏迷的可疑地帶之間，佐久間佐馬太感覺到平敦盛的鬼靈與一個個身披雲豹皮、斜掛腰刀的怨靈重疊，是那些喪命在他手下的亡魂怨靈，受可的幽鬼從地域向他索命來了。

(49)

作品透過日本鎌倉初期能劇「平敦盛」中，武將熊谷直實將平安末期少年武將全貴平敦盛砍首後，深感人世變化無常而出家的故事，來比喻佐久間討伐太魯閣部族後的心情。出家後的熊谷法名為蓮生，以上引用部分，是遊方僧蓮生遇到平敦盛幽鬼之靈的化身後的場景。作品中描寫，當扮演熊谷的佐久間，當從「平敦盛」夢中醒來後，獨自在輝煌壯觀的總督府官邸裡時，他感到「精氣從他的指間毫不留情的滴落消失，佐久間總督鼻子聞到從自己腋窩散發的酸臭腐朽異味，六曲屏風泥金反射的光也隨之暗了下來，和式壁龕的百合花軟垂了、枯萎了，周邊瀰漫衰亡的氣息」。(52)

此外，作品也混用日本平安時期的和歌與中世時的軍事物語來描寫深為武官的佐久間的心境。例如，作品中提到：「討伐立霧山上的太魯閣蕃，他（佐久間）得到勝利了嗎？」(46)時說道：「佐久間總覺得他沒有贏了這場戰爭」(48)。並引用日本「原來侍奉天皇的武士」西行和尚出家後的人生體語：「在超脫世俗的心理，悲哀突然湧上心頭，只因水鳥從沼澤飛起，在秋天的夕暮。諸行無常，盛者必衰，驕縱蠻橫者，來日無多。正如春夜之夢幻，勇猛強悍者終必滅亡，宛如風前之塵埃。」(52)<sup>14</sup>

其實這段體語並非完全引用西行法師的作品。前半段「在超脫世俗的心理，悲哀突然湧上心頭，只因水鳥從沼澤飛起，在秋天的夕暮。」（「心なき身にもあはれは知られけり鴨たつ次の夕暮」）是收錄在《新古今和歌集》第470首的西行的作品。後半段「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的部分是片段截取自日本軍事物語《平家物語》的開頭部分。「祇園精舎の鐘の聲、諸行無常の響きあり。娑羅双樹の花の色、盛者必衰の理をあらはす。驕れる者も久しからず。ただ春の夜の夢の如し。猛き人もついには滅びぬ 偏に風の前の塵に同じ。」《平家物語》作者被推測為吉田兼好，內容主要透過描寫日本平安朝末期源平合戰時，開始沒落的平安王朝平氏與即將開始台頭的武家源氏之間的關係，來呈現平家的興盛與衰弱。

《風前塵埃》刻意地將佐久間比喻成日本武士，來描寫對於太魯閣的討伐。透過日本能劇來比喻佐久間與太魯閣部族之間關係的《風前塵埃》，可說是打破向來表現日本與原住民關係的「文明／野蠻」的模式，試圖透過台灣總督府最高領導者佐久間「氣衰力微」來描寫「殖民者的心理創傷」與預言「帝國的失敗」。這些譜成《風前塵埃》整部作

<sup>14</sup> 書中關於引用的部分，前半段是出自於西行《新和歌集》，後段「諸行無常，盛者必衰」之後為《平家物語》。

品的基本音調，並旋繞在刻印（被）殖民地經驗的人物描寫當中。

### 三、帝國的男性的失敗

若佐久間象徵帝國武家「失敗」，那橫山新藏則是象徵帝國男性的失敗。參與太魯閣之役的橫山新藏原本是名古屋和服綢緞店夥計。甲午戰爭後，傳出殖民地台灣當警察待遇優厚，於是與新婚妻子綾子一同渡台，之後兩人之間所生的月姬與原住民男性巴彥戀愛。相對於佐久間在夢中期待和「蕃人將頭」哈鹿克·那威「面對面像兩個戰士作一場生死決鬥」，來完成未境之夢想；而橫山則是將那威之子哈鹿克·巴彥視為被追捕的獵物，想以槍口來解決兩人之間的「私人瓜葛」。前者無論是佐久間或哈鹿克·那威，皆是以真實人物為主角描寫，而後者皆是虛構人物。

據大里部落耆老的訪談中得知，哈鹿克·那威（Haruq Nawi）是 Huhus 部落（即今大禮部落）的頭目。日治時期第二年開始發生在日本人與太魯閣地區原住民之間的事件，如新城、威里、七腳川等事件都是由 Haruq Nawi 帶領。Nawi 在經過多次的協調談判後，與總督府訂立和平之約，埋石為據，也教導族人栽培農作物，且非常注重和平共存。但日人惟恐他勢力逐漸增大產生反日舉動，於是用毒藥將他毒死。由於 Nawi 並無子女<sup>15</sup>，因此作品中，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指控帶領族人縱火燒山而遭緝捕入獄的哈鹿克·巴彥是虛構人物，也正因如此，更無法忽視如何解讀巴彥與橫山家族兩代之間的關係吧。

佐久間總督沒收太魯閣族的獵槍後，哈鹿克·巴彥這世代被迫回到過去用弓箭的狩獵方式。在某次帶領日人巡警打獵時，橫山望著巴彥「深情的撫摸槍托的姿態」時，他想到自己的女兒月姬。巴彥稱月姬為「莉慕依」，太魯閣族語意味著「思念」的情人。

有一個衝動，橫山新藏想不顧面子的衝上去，把那支村田步槍從哈鹿克手中一把搶過來。把他的女兒月姬從他身邊搶過來。一路以來，他和哈鹿克不斷的進行無聲的、內在的對話，他意識到這太魯閣族青年從自己仇恨的眼神，已經讀出他的莉慕依又回來了。他迫不及待的想去見她，恨不得立即下山飛奔花蓮，感到她回日本之前約好秘密會的第點。哈鹿克早已算準了她的莉慕依會為他回來。(153)

關於月姬與哈鹿克（巴彥）的關係，直到月姬去逝之前，都是以回憶中的朋友「真子」的戀愛故事的方式，來對其的女兒無弦琴子訴說著。對於這段愛情，無弦琴子曾認為適逢霧社事件過後不久，「真子」這名日本女性對於「所屬的太魯閣族，本來是霧社泰雅族的一支，只是語言不同而已」的巴彥，基於「為日本統治者的殘酷道歉，在最疚感的驅使之下，把自己做為一種贖罪補償」(188)的心態下，才會在肉體上採取主導權地獻身巴彥。<sup>16</sup>

<sup>15</sup> 許通益〈Huhus 部落的發令人〉（《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 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2001：31）許通益為大禮部落的耆老。

<sup>16</sup> 雖然「國族背十字架」的想法之後被推翻，但在霧社事件相關言論中，這樣的設定有著重大的突破。

當無弦琴子在訪台之旅中，浸泡在立霧山上溫泉中拼湊家族故事時，她所想像的月姬與綾子兩人與原住民男性之間的關係，可說是對比。與出生於台灣的月姬不同，其隨丈夫來台的母親綾子，住在立霧山上的駐在所時，因「害怕太魯閣人侵犯」而缺乏安感，甚至連與丈夫泡溫泉時，也害怕蕃人窺視，擔心「披頭散髮、腳趾搓枒如雞爪、全身赤裸指用一小塊步遮住私處的蕃人，要趁她的警察丈夫不在時前來侵犯她，拿一把蕃刀架在她的喉嚨強迫她」(178)但同樣是將身體裸露在立霧山上的溫泉，綾子「則是將自己給了太魯閣族人哈鹿克」(182)

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與日本人間的男女關係敘述有幾個常見的模式。1.原住民女性對於日人男性的欽羨(如中村地平、佐藤春夫的作品)、2.日人男性(特別是巡警)與頭目家女性間的政策結婚(如莫那·魯道之妹)、3.日人男性對於原住民女性的性暴力(如威里事件)。這些戀愛關係模式，在某方面表現出原住民女性與日人男性間的政治、經濟、社會階級差異，即使除此這點在霧社事件相關描述中，也被運用到原住民反抗日人的理由上。但是原住民男性與日人女性間的戀愛關係言論，或是基於從原住民男性的侵犯來保護日人女性的例子，在台灣殖民地相關文學文獻中，幾乎很少見。<sup>17</sup>若是「性暴力」是象徵男女間政治、社會、經濟等階級間的不平等關係之上的話，殖民者與社會邊緣間原住民間的男女關係，更是會被視為禁忌。<sup>18</sup>

雖然《風前塵埃》創造 Haruq Nawi 之子哈鹿克·巴彥來打破原住民男性與日人女性間的戀愛禁忌，但也透過在妻子綾子返回日本後，基於「理蕃」需要，夜間往返原住民女性家中的橫山，來呈現出既有的戀愛模式。只是不可否認地，在殖民地男女關係中，日本女性與原住民男性間的男女關係越被視為禁忌，橫山新藏越是對於女兒月姬與巴彥之間的戀情感到「仇恨」，而越是無法阻止月姬與巴彥間的戀情，則被女兒背叛的新藏，亦是說，被日本女性否定的日本男性主義，則更顯得明顯。最後巴彥犧牲的必然性，也驗證了原本註定無法結合的戀愛。

若將佐久間晚年反省的：「討伐立霧山上的太魯閣蕃，他(佐久間)得到勝利了嗎？」(46)來反問橫山新藏的話，答案會是如何？即使他用帝國的槍枝，消滅巴彥的存在，當想到綾子對於「升到警界中最高職位、統領一方的丈夫」沒有絲毫「妻以富貴的榮譽感」(115)且感到陌生，並否認月姬為親生女兒；月姬不得不製造分身「真子」來間接敘述與自己與巴彥的戀情；無弦琴子無法從月姬那得知其生父等一連串家族創傷時，新藏的答案很難是肯定的吧。因此我們可以說，《風前塵埃》透過佐久間與橫山來呈現，無法由帝國政權優勢可以解釋的男性的歷史失敗與創傷。

<sup>17</sup> 坂口零子的〈計時草〉是少數例外之一。但是作品中女主角是基於「同化」與「憐憫」的心情，背負國族十字架

<sup>18</sup> 殖民地政權下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男女關係，有地區差異。英國殖民印度時，為保護英國血統的純正，鼓勵英國男性與英國女性結婚，而基於保護英國女性的「性」，盡量避免英國女性與印度男性接觸。但日本統治台灣山地時，為防止語言不通的原住民部落反抗，鼓勵日本男性與原住民女性通婚。

#### 四、殖民 / 被殖民地記憶中的男性的「缺席」

《風前塵埃》透過橫山家族三代女性、身上刻有舊殖民地記憶的韓國女性來描寫殖民統治的歷史創傷。這些女性們共通點之一，可說是男性的「缺席」。

被殖民者後代的金喜泳與台灣殖民統治者後代的無弦琴子，兩人因策劃「Wearing Propaganda」展（戰前繡有宣傳戰爭的和服展）而認識。同樣是對於歷史記憶有著「空白」的兩人，在面對戰爭記憶、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歷史的傷痛時，形成對照。這節將探討文本中女性們不同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後，探討《風前塵埃》如何透過男性的「缺席」，來描寫戰後殖民記憶。

橫山家族三代女性中，無弦琴子祖母綾子，在日治初期伴隨丈夫橫山新藏來到花蓮，但因水土不服而獨自返回家鄉名古屋，留下橫山與女兒月姬。無弦琴子與母親月姬都是隨著二戰結束而返回日本的「灣生」。

無弦琴子有個空白的童年，她只能從母親留下來的遺物中的家族寫真帖，「在找不到她影像的輯帖尋覓自己的童年，召喚沒有記憶的過去，追憶不知道的往事。」(74) 所以當她在編集「Wearing Propaganda」目錄時，看到繡有戰艦、轟炸機、大型坦克等的男女和服、繡有戴鋼盔持長槍或「日軍入侵南京火光冲天」的小男孩和服等模樣時，同時也喚醒了長年纏繞著她的疑問：「軍國主義者發動大東亞戰爭，美國轟炸台灣的那一年，她人在哪裡？台灣或日本？那時她大約幾歲？」(74)。相對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縫製的「Wearing Propaganda」和服，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在琴子眼前述說著歷史，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出生的琴子卻在家族相簿中找不到證明自己存在的具體事物，所以她只能透過母親在生活中片段且不連續的回憶，來「召喚沒有記憶的過去，追憶不知道的往事。」

無弦琴子不僅無法確認自己的親生父親，即使反覆詢問母親自己的生辰，每次也都有不同的答案。所以琴子不得不透過母親、祖母回憶，或當年邁逐漸失去記憶的母親接受記憶喪失治療時的斷片回憶，再配合大歷史的記載，來彌補個人記憶的空白、家族記憶的空白。對於母親的憤怒也使得無弦琴子經歷「離婚、墮胎、濫交、抽大麻、60年代的全學運、全共鬥、遊行罷課、暴力示威」等經驗。

必須透過斷篇記憶來拼湊自己身世的琴子，與被母親綾子否定出身的月姬，兩人都是所謂的「灣生」，也就是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這是巧合嗎？

不止是她的母親掩藏過去的記憶，使她這做女兒的無法走進月姬憂悶的內心深處，她的外祖母綾子，更是蓄意全盤抹殺她的殖民地過去，逢人便說月姬是被仍在名古屋綢緞店前的棄兒，由她檢回來養大的，把女兒出生在台灣當做見不得人的事，被扔的棄兒怎樣也比在那窮山裡成長的親生女兒來得體面吧！

月姬是撿來的孩子，那她呢？無弦琴子問母親，渡邊照這個她出生紙上的父親，為什麼

在她的生命出現過，她的父親在哪裡？還有他的親戚呢？「去問妳外祖母吧，她會有答案的！」然而凌子只口口聲聲地說：「你的母親是個純潔的女人！（178-9）」

琴子唯一知道的是出身地確實在台灣花蓮。綾子對於月姬身世的否認，或是月姬、綾子對於琴子父親的無言、迴避，都再再的使得男性存在顯得微薄。而對於綾子回答琴子說，你「母親是個純潔的女人！」中關於「純潔」的強調，與前面提到的，象徵從日本帝國男性主義規範中脫逸而出的月姬與巴彥的戀情、月姬透過分身「真子」描述自我的關聯性時，或許只有透過強調巴彥這名台灣男性原住民關係的不存在，月姬才能獲得身為「日本女人」的自我認同吧。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異性戀社會秩序的描寫當中，這三人皆透過男性的缺席，來否認殖民台灣經驗或是「灣生」經驗。

對於踏上離婚之路的無弦琴子來說，「無弦」代表的是不存在的丈夫、以及將不具實體的父親「渡邊」的姓氏換掉的代號。歸化美籍韓裔學者金泳喜與無弦琴子相同都是失婚女性。金與琴子是在共同策畫「Wearing Propaganda」時認識的。隨父母移民到美國，在研究所主修韓國近代政治史的金的外祖父<sup>19</sup>是日本統治朝鮮時著名的報人，但由於經常批判日本殖民者的不公不義並要求朝鮮人民自決，所以在歷經數次入獄之後在獄中被迫害致死。金在小學教科書上曾讀過外祖父抗日義行，就讀美國研究所時也受到教授的鼓勵，準備將外祖父留下的三大本獄中日記寫成英文傳記，將日本殖民者的暴行公諸於世，但就在外祖父在日本人監獄遇難忌日時，她卻將血淚斑斑的日記打包束諸高閣，「企圖將這段歷史屏除在記憶之外」。直到偶然看到繡在衣服上的戰爭宣傳圖案，這段年輕記憶中的傷痛，又再次被喚醒。當琴子將和服上宣傳戰爭各種武器、軍隊殺戮等戰場畫面的圖案記給金時，金感到被「衣物上的武器所擊傷，多年來壓抑的記憶浮現」，「凝視暴力的傷口，感覺到蓄意鈍化的傷痛穿過自我約束的屏障，想像中外祖父獄中受難的場景從裂縫滲出的痛楚」後，決定認自己反覆經歷這「歷史的傷殘過程」（200~291）不再自我壓抑。

金透雖然後來透過教科書與研究來了解韓國殖民地史，但年輕時的她還是曾「蓄意抽離」這段「不願面對歷史的創傷，拒絕感知外祖父和他的時代」。這歷史的傷口指的是日本對韓國、亞洲的殖民史吧。為了「剝除結痂的傷口」，她決定策劃「Wearing Propaganda」來「驗證外祖父和他的時代的創傷，剝除結痂的傷口。」因為「唯有經過這過程，她才可決定對這段歷史的創傷究竟是寬恕抑或忘記。」

金感到「傷口」、「創傷」的理由是來自「外祖父和他的時代的創傷」，而唯有填補在自己歷史記憶中「缺席」的外祖父的歷史，傷口才有復原的機會。也就是說，金將反日帝民族英雄的歷史內在化為自己的歷史，因為「填補」男性歷史而或得救贖。相對的，對於自己身世的謎題、兩代男性「缺席」的琴子與母親之間產生隔閡，因發現與原住民哈鹿克巴彥相戀的「真子」，原來是母親月姬的分身時，這個母親「秘密」中的男人的謎題化解了母女倆之間的隔閡。

<sup>19</sup> 對於母系「外祖父」的設定，也是對抗父權的方式之一吧。

## 五、歷史有無「和解」？

如果書寫傷痛的目的，是要得到和解或贖罪、救贖，那《風前塵埃》暗示的是歷史無盡頭的和解路程。

無弦琴子在電腦上收到「Wearing Propaganda」總計畫金泳喜記給她一條絲巾上印有「記住珍珠港」英文字圖片覺得很「納悶不解」。兩人雖然策展之外，也開始聊起日本文學或私人之事，但對於1940年代戰爭歷史的認知卻是兩條平行線。這點可以從兩人面對繡有戰爭模樣和服的反應可得知。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用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夢想所使用的武器：轟炸機、坦克、大砲、軍艦早已隨著夢想破滅而消逝，已成為殘骸砲灰。然而停留在這些和服上的戰爭武器卻還是歷歷如新，仍就威力十足，蓄勢待發，讓金泳喜感覺到那個消滅異己的大東亞戰爭還在眼前。(210)

繡著戰爭模樣的和服，讓金一直自我壓抑不願面對的歷史傷殘得到宣洩。相對的，琴子在母親過世後發現她曾用過的「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宣揚大共榮圈理念」的和服腰帶時，感受到至今未曾有過的母親的擁抱。這條將母親與自己結合起來的腰帶，讓琴子感到「戰爭是美麗的」。就如當問及祖母綾子自己的身世時，所得到的回答是：「嚴厲地訓斥她的外孫女，要她做個真正的日本人，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儀，調教無弦琴子的座姿，自己以身作則，榻榻米上永遠正襟危坐。」(179)，對於歷史的反思，琴子被設定在「日本女人」的位置，對於戰爭或殖民統治的歷史並未懷疑。

因此無弦琴子從與母親「和解」中所得到的結論——「戰爭是美麗的」，這與想透過策劃「Wearing Propaganda」來思考「對這段歷史的創傷究竟是寬恕抑或忘記。」的金的目的成為平行線。與個人小歷史的和解、與「想像的共同體」大歷史的和解，日本人女性與韓國女性兩者的態度形成平行線。這也使得琴子在收到金寄來的「記住珍珠港」英文文字圖片時，覺得「一頭霧水」。引發金去面對歷史傷殘的和服，是讓琴再度確認「戰爭的美麗」的歷史記憶。兩人對於歷史的傷痛，雖然都是從戰爭、殖民地歷史、「男性」缺席而來，但對彼此的傷痛卻無法有共感(Empathy)。

施叔青曾說執筆《風前塵埃》時：「揣摩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心境，兩種文化衝突之下的適應消長，把這些認識反芻消化後，才有可能動筆創作。」文本中透過范姜義明來呈現殖民地時期受「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心境」。但戰後與琴子進行歷史對話的「受異族統治者」，除了韓國美裔的金之外無他人，且琴子並未被安排與其他台灣人進行歷史對話。我們可以說，《風前塵埃》選擇透過這方式來呈現台灣與日本間無法和解的歷史關係吧。

《風前塵埃》在開頭時出現三位「代表花蓮人邀請橫山月姬」去參與慶修院修復完成開光典禮，並希望能參訪記錄日治時期曾住過花蓮一帶的日本人在殖民地時的生活點滴。當中的田中悅子年輕時曾是阿美文化村舞蹈員，在隨團到橫濱表演時到，與中年喪



偶的日本人譜出戀情結婚，現住在橫濱。而退休的山地警察在花蓮經營文史工作室，收集舊部落與歷史照片。另一位太魯閣族年輕人從事記錄族人的族譜，編製族語讀本等。

這三人代表三個台灣世代，雖然與金泳喜一樣有著被殖民的歷史與記憶，但抱持著不同的情懷。退休警察出生於日治時期末期，因曾受日本人幫助，所以感謝日本人；田中悅子與日本男性的婚姻象徵著 80 年代日本泡沫經濟時期赴日工作人數增多，所形成的國際婚姻現象；而一語不發的太魯閣年輕人則是 90 年代後期，積極地記錄因漢化教育而流失的族人歷史。且田中提到，為了「向日本示好」，慶修院修復後興建的水池是採取日本四國島嶼海岸線的形狀。

以上的書寫呈現出在花蓮的三個世代與文化事業對於日治時期歷史的態度。特別是 90 年代後期開始，在配合「文化創意產業」來推動地方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之下，日治時期建築、歷史、文化，成了活化地方經濟的觀光資源。在此同時，台灣社會中注重原住民社會權利與文化意識高漲之下，各地方開始考察日治時期資料，來填補忘卻已久的日語世代耆老歷史的風氣也逐漸興盛。這樣的歷史認知與第一節探討的，對於日本的「熟悉」與「陌生」之間的時間斷層有著緊密關係。也就是說，這是為了填補從脫離戒嚴時期後，台灣在尚未思考日治時期的歷史定位前就邁入「哈日」風潮之間的斷層現象中產生出來的。

透過金泳喜來替代戰後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殖民地歷史對話，是出自於對當下台灣史觀（對於殖民史的認知態度）提出質疑吧。換句話說，當韓國金泳喜透過「Wearing Propaganda」來尋找「對這段歷史的創傷究竟是寬恕抑或忘記」時，台灣毫無猶豫地選擇透過「文化觀光產業」來面對被殖民的記憶。

## 六、重思女性歷史再書寫

《風前塵埃》無法和解的理由，除了說明台灣當下的歷史態度之外，是否與活躍於 70 年代作家本身社會歷史經驗有關？

陳芳明在提及當代女性作家歷史書寫時提道：

在後解嚴時期，尤其是跨近 90 年代後，女性作家的思維，猶如怒濤洶湧，朝向父權文化的高牆劇烈衝擊。曾經滲透了高度男性權力支配的歷史知識，已開始受到女性作家的質疑。她們已經警覺到，在接受各種資訊與知識的過程中，如何過濾偽裝的男性權力。她們重新換一個角度認識歷史，並且為既有的歷史知識再閱讀、再定義、再詮釋。傳統偏向大格局的敘述方式，已經使女性讀者感到疲憊。平路、李昂、施叔青分別對中國、台灣、香港的歷史經驗近行全新的敘述。舊有的男性知識結構，在她們的經驗之下，已

有必要全盤調整。歷史再書寫的年代，畢竟已經到來。<sup>20</sup>

施叔青選擇透過帝國的失敗、男性的「缺席」的方式來書寫《風前塵埃》。文本呈現出女性們被動式地參與男性所建立起的「殖民」政權，以及在戰後社會所背負的「歷史的創傷」。這些的確呈現出女性作家對於「滲透了高度男性權力支配的歷史知識」的質疑。

透過書寫女性，來對「既有的歷史知識再閱讀、再定義、再詮釋」是後解嚴時期女性作家的「歷史再書寫」的特色與價值。但是當在探討女性作家的歷史再書寫時，作家對於形成自我認識的史觀，或是說與大歷史間所抱持的距離，也是值得探討吧。

第一節提道作家施叔青成長背景下的大歷史經驗，也就是「抗日史觀」，特別是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抗日」意識形態更是達到高潮。<sup>21</sup>而《風前塵埃》中所象徵的帝國／帝國男性的失敗、沒有和解之路的史觀，與4、50年代出生的世代所接受的歷史教育，也就是與國民黨抗日史觀之間的關係為何？因為這也關係到後解嚴女性歷史再書寫時中，對於日治時期歷史定位的問題。關於於這點，今後論者將繼續探討。

## 參考文獻 (年代順)

- 邱永漢 1993「密入國手記」、《邱永漢 短編小說傑作集 見えない国境線》、日本：新潮社
- 山口政治 1999《東台灣開發史—花蓮港とタロコ—》、日本：中日產經資訊
- 下山操子著、柳本通彥譯 1999、《故国はるか 台湾霧社に残された日本人》、日本：草風館
- 李季順 2001〈風雲太魯閣〉、《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德魯固文化發展協會·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
- 許通益 2001〈Huhus 部落的發令人〉、《太魯閣抗日戰役 105週年紀念回顧史研討會 成果論文集》
- 川島真 2003〈台湾の日本研究〉、日本：《アジア遊学》
- 杉本朋美 2005《霧社の花嫁 戦後も台湾に留まって》、日本：草風館

<sup>20</sup> 〈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殖民地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2007 陳芳明 148-149

<sup>21</sup> 黃英哲認為：「施叔青對於香港文化的事寫，可視為作家對於異文化的一種重新想像與再造。就此，筆者以為香港三部曲必須置放於台灣文學的脈絡下，並可視為作者透過香港經驗，傳遞台灣讀者另一種的書寫經驗。」(〈香港文學或台灣文學〉、《重寫臺灣文學史》2007：349) 這項觀點令人省思。例如戰後在日本發表的關於台灣(包含殖民地時期)的文學是否可以列為台灣文學？反之，在台灣描寫日本(包含殖民地時期)的文學是否可列為日本文學？這項問題關係到後殖民地文學在今後文學史上的定位。關於這點，有機會將另稿討論。

施叔青 2006 <長篇有如長期抗戰>、《文訊》

李紫琳 2006 <地裡環境的歷史書寫：從地貌及聚落空間解讀《行過洛津》>、《東華中國文學研究》4

許雪姬策畫 2006 《臺灣歷史辭典 附錄》、遠流出版

陳芳明 2007 <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殖民地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麥田出版

黃英哲 2007 <香港文學或台灣文學>、《重寫臺灣文學史》、麥田出版

川口隆行 2007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インフラ整備、あるいは越境と交渉をめぐる覚書>、日本：《日本近代文学》77

下山操子 2008 《流與轉 山下爺爺的故事》、東海大學日文系「山」企畫團隊編

施叔青 2008 《風前塵埃》、時報文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 許又方編.

-- 初版.-- [花蓮市]: 花縣文化局, 2009.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02-2034-6 (平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3. 文集 4. 花蓮縣

863.9/137.07

98024867

地方感。全球觀：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發行人 / 謝深山

總策劃 / 吳淑姿

發行所 / 花蓮縣文化局

地址 / 花蓮縣文復路 6 號

電話 / 03-8227121

傳真 / 03-8227665

主編 / 許又方

編輯委員 / 陳膺文·李進益·曾珍珍·顏崑陽·葉日松

執行編輯 / 王一仲·姜家珍·林菊嬌·謝明陽·陳蔚瑄·陳柳妃

助理編輯 / 黎姿吟·伍佳雯

封面設計 / 吳雅淋

印刷 / 遠景打字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 / 花蓮市復興街 81 號

電話 / 03-8329692

傳真 / 03-8335597

版次 / 2009 年 12 月初版

定價 / 新台幣 350 元整

ISBN 978-986-02-2034-6 (平裝)

GPN 100980426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